

SHITOU
BIESHU
DE
GUAI REN

石头别墅的怪人



1565.85/3

1565.85/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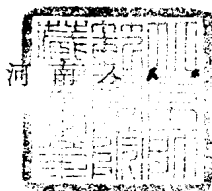
石头别墅的怪人

〔法〕菲利蒲·埃布里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69178



869178

石头别墅的怪人

〔法〕菲利普·埃布里著

黄道生 唐有娟译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焦作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78千字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 13,000册

统一书号 R10105·139 定价0.36元

0206/20

事情发生在威尔戈市七月初的一天。

一条漫长的山间公路，从圣一让卢依昂镇出发，沿途俯瞰着拉瓦尔斜谷，横穿过朗特森林，蜿蜒地通向瓦西尔——威尔戈市。路边有一家小小的饭馆，坐落在朗特森林入口处的奥塔勒十字大道旁。它，外观宁静、饭菜便宜。

这天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中午前后有一些客人正坐在饭馆外边的凉棚底下就餐。他们当中有三位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，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吃着饭。

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，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。他有一张学者的面庞，宽宽的前额，两鬓已开始



斑白。他早就吃完了饭，又要了一杯咖啡慢腾腾地喝了下去，在付完饭钱之后，似乎仍不想离开。他久久地注视着这三个小伙子，并且微微地侧耳倾听他们谈话。

就这样，一直等到小伙子们吃完了饭，准备要离去时候，他才起身向他们走去：

“我想同你们闲聊几句，可以再待上几分钟吗？你们是不是急着要走？”中年人问。

“噢，我们不急，一点也不急！”其中的一个小伙子答道。

中年人通过刚才那阵子耐心的观察，已经知道说话的这一位叫迪博。乱蓬蓬的乌发，长着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，很是精神，一眼看上去便知道他结实而自信。中年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问道：

“你们熟悉朗特森林吗？”

“不怎么熟悉。”迪博答道。

“可惜，”中年人说，“我有点小事想求你们帮忙，但必须是熟悉这森林的情况，并有把握不致迷失方向的才行。”

这时，其中一个叫塞治的小伙子凑了上来，他比迪博稍稍瘦削点，浅棕色的头发，一看便知道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青年，他插话说：

“没问题，我们有一张地图，不怕迷路。能帮您的忙，怎么都可以。请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吧！”

“我有一条狗在森林里失踪了。”中年人说，“我因为实在没时间，所以不能亲自去寻找。如果你们能帮我把它找回来，那这个忙可就……实在太大了。”

“什么样的狗？”迪博问。

“我这就告诉你们。”中年人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放到迪博和塞治面前的桌子上。这是一张彩色照片，照片上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黑狗，旁边站着一个十五、六岁的男孩，用绳子牵着它。在男孩子的衬托下，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个头很大的狗。

“多么漂亮的狗啊！”迪博喃喃地说，“这是条德国守门犬吗？”

“对！”中年人回答说，“我非常欢喜它，它起名叫柯维克……”

中年人停了几分钟又接着说：“怎么样？愿意帮这个忙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！”塞治回答说，“这样，我们还可以趁此机会在森林里转转。”

“你们不嫌麻烦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当我们找到你的柯维克后，把它送到哪儿呢？”

“噢，请等等……” 中年人说。

这个问题似乎使他为难了，好象这里又引起了什么新的难题似的。他开始沉思起来。这时第三个小伙子也拿起狗的照片端详着。他叫索劳特，直到这时，他还金口未开呢。他大大的眼珠，安详的目光，是一个道地的印第安人。中年人在经过足足一分多钟的思考之后，开腔了：

“此事并不那么简单，” 他解释说，“当你们找到柯维克时，无疑它已经死了……。可能它现在已经死了，那就……。”

“那就怎么办呢？” 迪博问道。

“如果它已死了，你们就别去动它，甚至连指头尖也别碰着它。这点非常重要……。”

迪博感到非常吃惊，他正想发问时，中年人补充说：“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它现在大致在哪里，请把地图拿来……”

塞治拿出地图，摊在桌子上。中年人瞧着地图，毫不犹豫地说了：“这是从奥塔勒去玛斯峰的林间小道，看清楚了吗？”

“看清了。” 塞治说。

“请注意，如果我的狗死了，那么它应当是死在这条路附近的加利山口一带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由于天真，塞治差一点想问中年人：“如果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，那么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去找呢？”话还未出口，便又想到狗可能钻进了灌木丛中，需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它，于是他只简单地问：

“要是找到了它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就请立即给我打电话。”中年人回答说。

于是，他把电话号码写在一页纸上，说：“给你，就照这个电话号码打，说找莫勒教授就行了。电话上只简单告诉我，你们找到了柯维克，其它的，什么也不要讲……。”

“好的。”塞治回答着。当他接过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时，才想起来大家还未互相通报姓名呢，于是他用简单几句话填补了这个缺欠。教授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似乎脑子里又被别的事所缠绕，低声应酬着说：

“认识你们很荣幸，感谢你们帮忙。不过，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塞治问。

“关于我这条狗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请你们能应允这样做……。”

为了找这条狗，三个小伙伴踏遍了整个加利山口一带的山林。到了傍晚七点钟正想收兵的当儿，塞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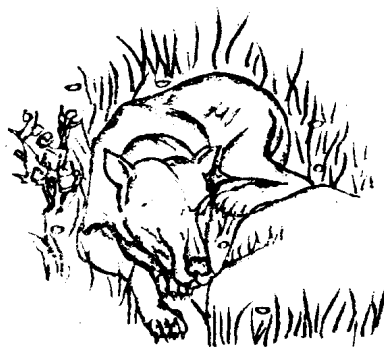
远远瞧见距公路五十来步远的一丛荆棘底下，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。他走上前去小心地拨开枝桠，低声说：

“真的死了。它偷偷藏着死去了，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……”



“为什么会这样藏着？难道一条狗也会知道自己要死了？”塞治问道。

“不，确实不会的。但它觉着逐渐没力气时，它便会藏起来，避免受到外界的攻击……然后，便死在它藏身的地方，因为它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……。”



这是一条多么漂亮的狗，躯干又结实又灵巧，狗毛黑得恰到好处。它侧卧着，两眼紧闭，神态那

么自然，人们会以为它正在熟睡呢。当你仔细观察时，才发现它已停止了呼吸，永远地停止了呼吸。

“可惜啊，多好的一条狗……。”迪博说，“现在怎么办呢？该通知教授吧。谁去跑一趟？”

索劳特一动不动，头也不回，好象没听见一样。

“我去吧！”塞治快快地说。

迪博听了半句便笑了，说：“我一下就看出你并不愿意去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……。”

“你不嫌麻烦吗？”

“当然不嫌！在森林里走走总比泡在这里好。狗既然死了，我对它不再感兴趣了……。我先给教授打电话，然后再等着把他带到这儿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，我们就等在这里。”塞治回答。

迪博很快就消失在大路上的拐弯处。这里只剩下塞治和索劳特了。他们坐在离柯维克几步远的草地上，两人都沉思着。后来还是索劳特先打破了沉默，喃喃地说：“这件事真奇怪！”

“是啊，”塞治回答说，“教授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找到这条狗时，可能它已经死了……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难道狗有病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是有病。”

“那就是传染病喽！因为教授不让动它嘛……”

塞治拔了几株野草开始编起辫子来，纯粹是为了不让手闲着，编了一会儿，又搭话说：

“你还记得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的地方吗？确实与他指的地方相差无几。他怎么会知道这条狗将死在加利山口一带？”

这位印第安少年转过头去，久久地瞧着柯维克躺的地方。

“你说，这狗死了很久了吗？”塞治问。

“肯定有六、七个小时了。它可能中午前后死的……，你不记得教授跟我们说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记得。”塞治说，“现在是盛夏天气，如果狗死了六、七个小时，那么它周围就会有苍蝇，而且身上会盖着厚厚的一层苍蝇，你信吗？可是这里一只苍蝇也没有。”

塞治站起来，走近柯维克，想仔细地瞧瞧。印第安少年也跟在他后面，他思考了一阵子，又低头朝地上看看，想寻找潮湿地方的狗蹄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朝塞治喊起来：

“你看到这些印子吗？仔细瞧瞧……，这里的狗蹄印多深啊！太不正常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地太湿的缘故。”塞治不同意索劳特的看法。

“不对！你再看……”

索劳特把一只脚放到狗蹄印旁边，用力踩下去，然后再把脚抬起来，说：

“你看，如果土地是松软的，那么我的脚印便会显得更清楚些。”

“是的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这就是说，柯维克比一般的狗要重得多，没错。”

“为什么它重得多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……。”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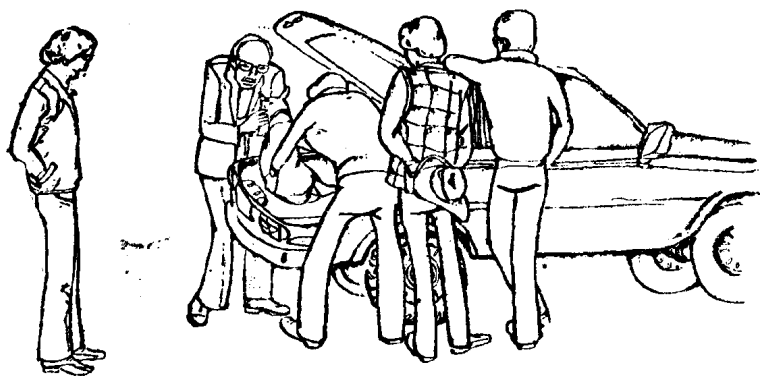
一小时之后，在傍晚的百鸟啼唱声中，传来了汽车马达的轰隆声。这是莫勒教授驾驶着一辆小汽车顺着林间小道驰来。为了一直开进灌木丛，汽车倒着开过来，在离塞治和索劳特很近的地方停住。正当教授关了马达，拉下刹手刹车的当儿，从车里钻出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年。塞治立即认出他来，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位。

“我叫德尼·马西拉克。”小伙子自我介绍说。

他立刻朝狗走去。一边用脚轻轻地踢着它，一边观察着。接着，他问教授：“狗确实死了，要不要把它抬走？”他差不多是笑嘻嘻地问教授的。显而易见，他对狗的死一点也不感到难过。而教授也并不比他更动感情。

“怪事！”塞治想着。

“当然要抬走，但别忘了戴上手套……。”教授回答说。



“噢，对啰！”

德尼回到车里，打开后车厢，取出两双橡皮手套，一双递给教授，另一双自己戴上。然后弯下腰去抓住柯维克，等着教授准备好之后，一块儿使劲把狗抬了起来。

“教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在德尼和教授把狗抬起来的一刹那，塞治清楚地看出他们是非常吃力的。心想：“确实如此，柯维克是比一般狗重得多。”

把柯维克装上汽车后，教授嘴角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：

“你们把我的狗找到了，这使我太高兴了……。”
然后他慢条斯理地把橡皮手套脱下来。猛然间，

他的笑容消逝了，紧锁起眉头，好象想起一件别的什么事情似的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搞错了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真会有这样的巧合！……简直难以置信，但确实长得这么相象……”

教授边说着，边盯着塞治看，似乎有点踌躇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终于对塞治说，“你刚才向我介绍姓名时，我未得听清楚。如果不麻烦的话，请再告诉我一遍好吗？”

“我叫塞治·达斯波蒙。”

“噢！我在综合技术大学读书时，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雅克·达斯波蒙。他难道是……？”

“他是我爸爸。”塞治回答说。

教授立刻笑逐颜开地说：“这简直是一次奇遇。这样说来，一切都得改变一下喽。因为你是我好朋友达斯波蒙的儿子，你和你的两位小伙伴现在就一同到我家去。我有好多东西给你看。你们今晚有别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有，教授。”

“那好，那我就把你们三位都带到家里去。”

教授坐进汽车驾驶座。德尼向塞治迅速作了一个手势，让他坐到汽车前排教授旁边的座位上。他自己

与索劳特和迪博坐进后排座，然后关好了车门。

汽车一开动，教授便低声地同塞治闲聊起来，德尼这时漫不经心地把脱下来的手套往身后一扔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把柯维克眼皮扒开，瞧了瞧它的眼珠。

“你不戴手套了？”索劳特问。

“现在不需要戴了。”德尼回答。

“怎么？不戴手套摸狗不危险？”

“一点也不危险。”德尼边说边开朗地笑起来，好象觉得很好玩似的。

“你对这只狗的死好象不觉得难过……。”迪博议论说。

“噢！可它并没有完全死……。”

德尼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表情十分丰富。乍一接触，你会感到他很亲热，不过他的声音很怪，有点沙哑，动不动就咧嘴一笑，象是随时都在挖苦什么事情，嘲弄什么人似的。

“我听不懂！”迪博说，“它到底死了还是活着？”

“你别担心，”德尼回答说，“它没有死……由于你的那位伙伴同教授很熟了，所以你最后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。”

“你是说他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吗？”索劳

特问。

“当然喽！一到家教授便会告诉你们的，不会延迟很久的……。”

这时德尼开始轻轻抚摸着柯维克，好象它真的还活着一样。

莫勒教授住在格列诺布尔市附近的圣埃亚纳尔山的山脚下，汽车一离开尚贝利公路，便驶入半边有建筑物的街道，接着进入一道筑有石头围墙的宽敞的院落，最后在一幢别墅前面停下来。这是一幢高大的别墅，里边可能有十五个房间。

“我们先把柯维克抬到试验室去。”教授边说边关上了汽车马达。

“好的，教授。”德尼回答。

迪博边打开后车厢，边问道：“要我帮着抬吗？”

“那我太高

